



[法] 司汤达 著

巴马修道院

La Chartreuse de Parme

中国致公出版社

巴马修道院

[法] 司汤达 著

向斌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马修道院/(法)司汤达(Stendhal)著;向斌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79-116-9

I. 巴… II. ①司…②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81 号

巴马修道院

译者:向斌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1

字数:6760千字

版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 7-80179-116-9/I·002

定价:410.00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司汤达(一七八三~一八四二)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法国甚至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司汤达生前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许多大文豪,比如当时的文坛领袖雨果就看不起他的另一代表作《红与黑》,一般公众更是肆意诬蔑。但是自信的司汤达不把世人的毁誉放在心上,他说:“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又说,“我想做的却是另一个抽签比赛。那里最大的赌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时间绰绰有余地兑现了他的预言。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律师家里,成年后做过外交官。但是他一生思想激进,崇拜拿破仑,所以在王朝复辟后郁郁不得志。主要作品有评论《拉辛与威廉·莎士比亚》,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逸事》,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等。

《巴马修道院》是以复辟时期的意大利生活为题材的。它反映了一七九六年拿破仑进军意大利带来了资本主义,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后,意大利又沦于奥地利统治下的这一历史过程,以及意大利各家族之间的争斗和时代思想的冲突。主人公法布利斯和作者一样崇拜拿破仑,但当他去投奔这位皇帝时,正好赶上了滑铁卢的失败,而后来这段经历使他成了追捕的对象。他投身教会,在谈情说爱和游戏人生中消耗自己的人生,最后隐退到巴马修道院,在悒悒中死去。故事曲折动人,人物生动,烘托出时代的风云变化。它和《红与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它的故事更紧张,

更富有传奇性,作者写得也更抒情:

这部作品其实并没最终完成,最后几章只有故事梗概,而且整部作品是作者花一个多月写完的。这是作者生前获得成功的惟一作品,因为它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

上卷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的米兰

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拿破仑·波拿巴少将的年轻的军队进入米兰。这支军队用越过洛迪桥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恺撒和亚历山大时隔许多世纪之后的伟大继承者。几个月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那些英雄行径和天才奇迹唤醒了沉睡的意大利。一星期前，米兰人还只把法国人当做是一伙土匪，一碰上神圣的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威武大军，就会望风而逃。至少每周三次，那张巴掌大小的、邈里邈邈的小报一个劲地向他们灌输这种看法。

在中世纪表现得和法国人一样勇敢的共和主义的伦巴第人理应看到他们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皇帝们夷为平地。而当他们变成忠实温顺的良民以后，他们的大事情就是，逢有富贵人家的小姐出阁，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印十四行诗。而那位小姐经过这件人生大事以后两三年，就会多出一位男伴，有时婚书上还会出现夫家选定的随侍骑士的大名。这种柔弱的风习和法国人神兵天降所引起的深刻情绪比起来，可真是天差地别。很快的热情洋溢的新风气就兴起了。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那天，整个民族发现，他们以往所敬重的那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有些甚至还是丑恶的。在最后一团奥地利军队撤离的同时，旧观念轰然崩溃。新的风尚是勇于冒险不惜生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无所事事以后，他们终

于明白了,要想幸福,就得真正去爱祖国,去完成英雄壮举。在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连续的残暴专制下,他们陷入茫茫的黑夜。推翻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雕像,他们又重新沐浴阳光。刚过去的《百科全书》和伏尔泰在法国大受推崇的五十来年里,米兰善良的人民却生活在僧侣们的谎言迷醉之中:读书学习毫无用处,重要的是老老实实交足什税,交待哪怕极细小的罪过,这样才能得到天堂里的好位置。为了彻底柔化这个民族的勇猛和理性,更好地驯服他们,奥地利在此免费征兵。

在一七九六年,二十四名穿红色军服的无赖汉组成了米兰的军队,他们和四团华服丽饰的匈牙利掷弹兵一起镇守城市。风俗极端败坏,热情却异常罕见。必须向本堂神甫交代一切,哪怕不厌其烦,否则尘世的名声就有破裂的危险。除此以外,让米兰的善良人民恼火的还有君主政体带来的一些小小束缚。例如,那位代表他当皇帝的侄子来统治的米兰大公,心血来潮做起了小麦生意。结果是,农民不得出售粮食,必须等殿下的粮仓先装满。

有个年轻的细密画画家,姓格罗,随着军队一同来到,他为人有点狂放,后来出了名。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的第三天,他在当时很红的那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里,听说这位异常肥胖的大公的发财妙道,就拿起一张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粗劣的黄纸上画上这位胖大公,一个法国兵在他肚子上捅了一刺刀,没有流血,流的是一大堆吓人的麦子。那种所谓讽刺画或者漫画,当时在这狡猾的专制国家里百分之百是新鲜事物。格罗留在塞尔维咖啡馆桌上的这张画,就像天降的奇迹,有人在当天夜里就把它制了版,在第二天卖了两万份出去。

同一天,贴出了告示,为供应法军的需要征收六百万军税。法军缺少鞋帽和衣裤,虽然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

汹涌的潮水似的幸福和欢乐,随着这些如此穷困的法国兵涌入了伦巴第,因此只有教士们和少数几个贵族才觉得这笔六百万军税是个重负。何况许多笔别的税紧接着又加上了。那些法国兵

整天开开心心，又笑又唱。他们连二十五岁都不到，他们二十七岁的统帅，就算是军队里年纪最大的了。他们欢笑，朝气蓬勃，无忧无虑，这恰好是对僧侣们愤激说教的一个有趣回答。法国人是恶魔，他们受着死刑的威胁，会烧光一切，会砍掉所有人的头，所以每个团在进军时，队伍前面都带着一架必不可少的断头台。半年来，僧侣们一直在圣坛上如此说教。

在乡下茅屋门前，可以看见法国兵在哄主妇的婴儿睡觉。几乎每个晚上都有鼓手拉起小提琴，凑起一个舞会。当地的妇女们教这些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诺”、“莎特莱罗”等意大利舞，因为四组舞太过艰深复杂，士兵们自己都不太会，没法教。

军官们需要好好养息养息，他们尽可能被安排到有钱人家去住。有个叫罗贝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券，住进了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里。这位新入伍的、机灵的年轻军官跨进府邸时，全部财产只有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那是不久前在皮亚琴察领到的。冲过洛迪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英俊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黄土布长裤，这条裤子来得正是时候。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呢军服的袖子破成一块块，全靠用线缝在夹里上，才勉强连在一起。不过，更惨的还是：他那双皮鞋的鞋底竟然是用帽子裁成的，而帽子也是在洛迪桥另一边的战场上拾来的。这两只胡乱凑合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绑在鞋子上，因此府里的总管来请他去和侯爵夫人共进晚餐时，罗贝中尉可真是万分为难。幸亏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补了补军装，又用墨水染黑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最后，那个可怕时刻来临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别扭不安，”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以为我是故意吓她们，其实我比她们打抖得还厉害。我看着鞋子，想尽量走得优雅些，却实在无法可想。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下去说，“当时正貌美如花。你见过她的，眼睛那么美，像天使般温柔，漂亮的头发深金黄色，衬托得一张迷人的鹅蛋脸千娇百媚。我屋里有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简直就像是照着她画的。

一见之下，我就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幸亏如此，我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满目都是丑陋、悲惨。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她说了几句话，表示高兴和荣幸。

“不过，我还保持着理智，没有把恭维话说个没完。我一边想词，一边看着这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饭厅里的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和不少亲随，他们的打扮真是豪华极了。你就想想吧，不但穿着挺好的皮鞋，而且还有银扣襻呢，这群混蛋！我斜眼一看，一双双眼睛都死盯着我的军服，八成还在望着我的鞋子，这可叫我无比难受。我想用一句话把这些人全都吓住，但怎么才能叫他们规规矩矩，而又不至于使两位贵妇人受惊呢？因为侯爵夫人，派人把住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娘吉娜·台尔·唐戈接了回来，她后来屡次告诉我，那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吉娜就是后来的那位迷人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倒霉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她更勇敢，更泰然，在称心如意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比她更快乐，更和气。

“吉娜又活泼，又直爽，当时大约十三岁，不过看起来却像有十八岁，这你是知道的。她见了我那一身打扮，竟不敢动嘴吃东西了，因为怕自己一下子笑出来。侯爵夫人一个劲儿用客气话敷衍我安慰我。因为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总而言之，我就是那样一脸的尴尬，默默地忍受别人的轻蔑，而据说这是一个法国人所办不到的。终于，我想出了办法：我跟两位贵妇人谈起自己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谈起两年来在热那亚山区中所过的苦日子，那些愚蠢的老将军把我们留在那儿。我告诉她们，我们在那里领到手的指券当地不通用，而面包每天只有三两。我谈了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睛就湿了，吉娜也端起了面孔。

“‘怎么？中尉先生，’吉娜又惊讶又同情，‘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这样，一个星期里还有三天发不下来，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更要惨，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晚餐结束，我请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路臂，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赶紧走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种美妙的幻想。

“一个星期过去了，”罗贝继续说，“面对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的事实，台尔·唐戈侯爵从科摩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里回来了。他是在法军迫近时，自己勇敢地躲到城堡里去，却撇下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火之中听天由命。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恐惧程度相等，也就是说，都到了无法衡量的程度。在他和我应酬的时候，那张肥脸又苍白又虔诚，看上去真是好笑。就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就威风起来了，因为舞会开始举办了，我又成了两位贵妇人的舞伴。”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正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一点都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因此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惊喜的幸福和陶醉，前后只有短短两年。这段时期里疯狂达到了那么普遍那么没有节制的程度，以致我只能借助于下面这个从历史考察而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的苦闷已经持续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善于寻欢作乐，这种风气过去是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米兰公国一六二四年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后，在那批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阴沉、多疑、傲慢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消逝无踪了。老百姓被统治者的习惯传染，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掏出匕首，及时行乐却全忘在了脑后。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以后被赶走，狂喜、快活、寻欢作乐、对一切的甚至合情合理的阴郁情感的忘怀，在那一段时间，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连不少年老的百万富翁、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赚钱，忘掉了发愁。

对人人欢乐、个个心花怒放的景象，赌气的人也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退隐到乡间的府邸去。事实上，在缴纳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他们要交大份额。

台尔·唐戈侯爵对这样的欢乐实在看不顺眼，他头一批就回到科摩的另一面，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去了。两位贵妇人也曾经领着罗贝中尉到过城堡。这座城堡矗立在美丽无比的科摩湖畔的一片，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了，一百五十尺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的湖面，所处的位置大概在从前曾经是一个要塞。它是台尔·唐戈家族在十五世纪建造起来的，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城堡里还可以看到吊桥和深深的城壕；虽然城壕里已经没有一点水，但是凭借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围墙，城堡是挡得住一次突然袭击的。正因如此，生性多疑的侯爵对它爱如珍宝。他不至于像在米兰那样提心吊胆，因为周围有着二三十个忠心耿耿的奴仆，他认为这些奴仆对他忠心耿耿，显然是因为他从来不开口和他们说话，除了骂他们。

他的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在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瑞士边境上，有一个奥地利派来的间谍，他积极地向这个间谍传送消息，帮助战俘们偷偷逃离。这件事很可能引起了法国将军们的注意。

侯爵年轻的妻子被留在米兰，处理家务，还要负责筹划摊到的军税。她试图把税额降低，所以勉为其难去拜访一些担任了公职的贵族，甚至还有几个很有势力的非贵族的人士。突然一件大事在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侯爵已经在筹划年轻的妹妹吉娜的婚事，对方是一个门第极为高贵又非常富有的人物。但是吉娜瞧不起他，这个人头发上扑粉，因而吉娜一接见他就常常忍不住哈哈大笑。不久以后，她就干了一件傻事，嫁给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其实伯爵也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上流人，长得挺不错，但是家族已经一代代日渐败落，他又成了热情拥护新思想的人，并且还参加意大利军团当了少尉，这一切都让侯爵大为恼火。

狂热和幸福的两年过去了，巴黎的督政府露出了坐稳了江山

的君主的面目，憎恶一切不是平庸的东西。督政府派到驻意大利的军队中来的那些将军昏聩无能，在维罗纳一带的平原上连战连败，而两年前阿尔科和洛那托的奇迹正是在这些平原上出现。奥地利的军队重新逼近了米兰。当了营长并且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伤的罗贝中尉，最后一次寄宿到他的朋友台尔·唐戈侯爵夫人家里。离别充满悲伤。罗贝和彼埃特拉内拉伯爵一同动身，伯爵随法军撤退到诺维去，年轻的伯爵夫人也随军坐上一辆大车走了。她名下的那一份家产她哥哥拒不给她。

那个旧思想重新抬头的反动时期接着就开始了，但他们实在很幸运，这次愚蠢势力的重新抬头，到玛伦哥战役就结束了，前后只十三个月。所以米兰人称它为十三个月。社会领导权重新掌握在那班伪善阴沉的老朽手中。不久以后，那些正统观念的卫道士就在各处村子里宣告，拿破仑恶贯满盈，已经被埃及的马木路克卫队绞死了。

那些避到自己的庄园去赌气的人，现在怀着报复的渴望都回来了。台尔·唐戈侯爵凭借狂暴激烈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在这派人物中取得了首脑地位。这群惊魂未定的老爷一反无所畏惧的正派，千方百计地撺掇奥地利将军，居然使得这位相当善良的人相信严酷是顶好的政策，于是一百五十名爱国者被逮捕了，而他们都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人物。

这些人很快就被关押在卡塔罗湾的地洞里。这批坏蛋迅速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潮湿，特别是饥饿。

而台尔·唐戈侯爵得到了显赫的官职。他常常公开吹嘘，他连一个埃居也不寄给他妹妹——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这表明他把可耻的贪婪也算作自己的一项美德。伯爵夫人仍旧陷在疯狂的爱情中，她跟着丈夫在法国挨饿，不愿意离开他。善良的侯爵夫人愁得没办法，最后总算从她的首饰匣里悄悄拿了几粒小钻石。这个首饰匣每天晚上都被她丈夫收去，锁在他床底下的一只铁箱里。侯爵夫人带给她丈夫八十万法郎的陪嫁，可是每月的零花钱只有

八十法郎。在法军退出米兰的十三个月里，这样一位胆小的女人一直没有脱下过黑衣服，她是用尽了各种借口才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主人公的故事也是从他出世的前一年开始的，必须承认，这是仿照许多严肃的作家的笔法。这个主人公就是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法布利斯·瓦尔赛拉，他正好赶在法国人被赶走的时候出世。至于台尔·唐戈侯爵，这位声名显赫的大贵族，读者已经见过他那苍白的肥脸上虚伪的笑容和满脑子对新思想的无限仇恨。全部祖产的继承人，长子阿斯卡涅·台尔·唐戈，和他的父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在他八岁、法布利斯两岁的那年，一切门第高贵的人都按希望认定早已被绞死的波拿巴将军，突然又从圣卑纳德山上下来。他再次进入米兰，这又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刻，请读者自己去想想整个民族疯狂兴奋的样子吧。过了几天，拿破仑在玛伦哥战役中获胜。以后的事就不用再细述了。米兰人的狂热达到了顶点，但这一次却掺杂着报复思想，这个善良的民族已经被教会了憎恨。不久，举国欢腾，庆祝那些流放到卡塔罗湾的幸存的爱国者的归来。他们苍白的脸色、惊恐的大眼睛和枯瘦的肢体，奇特地对照着四面八方爆发出来的欢乐。他们的到达发出了那些嫌疑最大的人家出走的信号。台尔·唐戈侯爵最先逃到格里昂塔城堡去。这些显贵人家的家长满怀仇恨和恐惧，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却回忆起了第一次法军驻留期间的欢乐，她们惋惜没有到米兰去参加那些在玛伦哥战役之后立即在当齐府举办的、非常愉快的舞会。在战胜后没有几天，负责维持伦巴第治安的法国将军发现了一件怪事，所有的贵族的佃户们，所有的乡下老婆子们，不再把日克十三座要塞、扭转了意大利命运的玛伦哥战役的惊人胜利放在心上，而光想着布里西亚的第一位主保圣人圣乔维塔的预言。这个神圣的预言说，法军和拿破仑的好运从玛伦哥战役算起，只有十三个星期。台尔·唐戈侯爵和所有赌气避在乡下的贵族都相信这个预言，他们倒是真心相信，并非开玩笑。这班人一辈子念

过的书不超过四本。他们居然公开地准备十三个星期后就回米兰。但法国那一方面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获得了许多新成就。拿破仑回到巴黎，用贤明的法令又在国内挽救了革命，正如他在玛伦哥战役中从外敌手里挽救革命一样。躲在自己城堡里的伦巴第贵族们于是认为，他们当初是误解了布里西亚的主保圣人的预言：不是十三个星期，应该是十三个月。十三个月又过去了，而法国的好运却仍然与日俱增。

我们就不加细说了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〇年这进步和幸福的十年。法布利斯是在格里昂塔城堡度过这十年的头几年的，他和村里的农家孩子在一起，使拳头，也没少挨拳头，他甚至连字也没有认，什么也没有学。后来，他被送进了米兰的耶稣会的学校。他的侯爵父亲，坚决要求在教他拉丁文的时候，不要教那些古代作家谈论共和政体的文章，而要教他念一本插有一百多幅十七世纪杰出艺术家的版画的气派辉煌的书。这是巴马总主教法布利斯·台尔·唐戈在一六五〇年刊印的台尔·唐戈侯爵瓦尔赛拉家族的拉丁文家谱。瓦尔赛拉家族的崛起主要是靠武功，那些版画描绘着许多战争场面，每一幅上都有本族的一位英雄举剑猛刺。小法布利斯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他的母亲宠爱他，不时得到许可到米兰来看他，而旅费总是向她可爱的小姑子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借的，她丈夫是从来不给她钱的。法国军队回来以后，伯爵夫人现在是意大利总督欧歌纳亲王宫廷里最显赫的贵妇人之一。

在法布利斯第一次领了圣体以后，他得到一直自愿流亡的侯爵许可，有时把他从学校接出来。她发现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聪明伶俐、十分庄重，却又面貌漂亮，很适合放在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的客厅里。另一方面，他却极其无知，只会写字而已。伯爵夫人表现出她那热情的性格，她答应保护学校的校长，但要她的侄子法布利斯能有惊人的进步，能在学年结束得到许多奖。为了使他在各方面都能和得奖相配，她每周六晚上都派人去接他，往往要到星期三四才送还给老师们。那些耶稣会会士根据国王的法律是不

准在意大利立足的，虽然受到总督欧歌纳亲王的爱护。学校的校长足够聪明，他知道跟一个在宫廷里举足轻重的女人交往，可以为他带来什么好处。他才不会去埋怨法布利斯缺课呢。于是到了年终，比以往更加无知的法布利斯得到了五个首奖。于是，高贵典雅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由当了近卫师师长的丈夫和五六位总督宫廷里最重要的人物簇拥着，出席了耶稣会学校的发奖典礼。校长由此受到了上级的称赞。

丰盛隆重的宴会是和蔼可亲的欧歌纳亲王极其短促的统治时期的一大特色。每次宴会，伯爵夫人都带着她侄子。她凭借自己的势力，使十二岁的法布利斯穿上了骠骑兵军官的军服。伯爵夫人看见他精神焕发，十分喜欢，于是有一天请求亲王赏他一个少年侍从的职位，但她忘了这意味着台尔·唐戈家族的归顺。所以第二天，她又不得不过来求总督无论如何也要看在她的面上忘掉这项请求，因为未来侍从的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这项请求的。这件荒唐事使得正在赌气的侯爵找了一个借口，把小法布利斯叫回格里昂塔，因为他怕妹妹再弄出什么事来。伯爵夫人极端蔑视她的哥哥。她认为他是个愁眉苦脸的傻瓜，一旦掌权又会变得很凶恶。但是她实在喜欢法布利斯，居然写了一封信给侯爵，向他讨还她的侄子，要知道她已经有十年不和他通信了。她的信没有回音。

法布利斯回到他那些绝顶好战的祖先建造的、阴森可怕的府邸时，只会军操和骑马。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常常让他骑马，带着他去参加检阅，也像他妻子一样十分疼爱这个孩子。

法布利斯哭着离开姑母的华丽的客厅，红着眼睛到了格里昂塔城堡，他只受到母亲和姐姐们的欢迎和安慰。侯爵和长子阿斯卡涅小侯爵只在吃饭时露面，他们关在书房里写送往维也纳的密码信。侯爵常常放出烟雾说，他在教他的当然继承人用复式簿记记下各处领地的收入。其实，侯爵他就是对必然要继承所有这些世袭田产的亲生儿子，也是不肯谈这类事情的，死攥着自己的权力不放。他们把长达十五页到二十页的情报翻成密码，每周两次或

者三次派人送往瑞士转送维也纳。侯爵认为他在向他的正统君主报告意大利王国的内部情况,其实这些情况他自己也不了解。但他的那些信却总是获得极大的成功。原因在于:侯爵在公路上派的可靠的密探,计算出的法国或意大利军队调防的兵员数目,在报告维也纳宫廷的时候,总是被他仔细地把人数足足减去四分之一。这些可笑的信,却起了驳倒其他比较真实可靠的情报的作用,所以很受欢迎。在法布利斯来到城堡前不久,侯爵还因此得到佩在他侍从官的官服上的第五枚勋章,这是一枚有名的勋章。他不敢穿着这件衣服迈出书房一步,这的确使他感到痛苦,但是他一定要把挂着全部勋章的绣花礼服穿上才来口授情报,否则他就觉得是莫大的不敬。

侯爵夫人对儿子长得那么俊秀大为惊异。她每年照例要写两封信给当了将军的A伯爵,也就是从前的罗贝中尉。她考问过儿子,他的无知使她大吃一惊。而侯爵夫人绝不希望向她心爱的人说谎。

“如果连像我这样一个无知的人,都觉着他的学问太少,”她对自己说,“那么,那样博学的罗贝一定会认为他简直没受教育了。可是,这年头,一个人总得学会一项本事才行啊。”法布利斯还有一个几乎使她同样感到震惊的特征,他把耶稣会教会他的宗教上的那一套东西看得太认真。这孩子对宗教的狂热叫她担心,虽然她自己也十分虔诚。“侯爵一定会夺走我儿子对我的爱,如果懂得利用这种可以左右人的办法。”她对这一点感到伤心,对法布利斯也更加疼爱了。

在这座有着三四十个仆从的城堡里,生活非常沉闷。因此,法布利斯整天去打猎,或者在湖上荡舟。他跟车夫和马夫很快就混得很熟。这些法国人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公开嘲笑那些服侍侯爵和他的长子的、忠心的亲随。那些神气活现的家伙模仿主人,也在头发上抹粉:这一点尤其让他们觉得好笑。

第二章

侯爵极力表现他对知识的刻骨仇恨。他常说：“就是思想毁掉了意大利。”他一方面对传授知识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儿子法布利斯能够完成在耶稣会学校里开端辉煌的教育，所以真有点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为了把危险减到最少，他委托善良的布拉奈斯格里昂塔的本堂神甫，继续教法布利斯学拉丁文。但神甫本人偏偏从不重视这种文字。他在这方面的知识限于只会背诵弥撒经里的祈祷文，刚够把意思解释给教友们听。不过这位本堂神甫照样得到当地人的敬重，甚至畏惧。他总是宣称，布里西亚的主保圣人圣乔维塔的那句家喻户晓的预言，绝不会在十三个星期之内，也不会在这十个月之内兑现。和知己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会说，如果准他直言的话，十三个数字应该解成一八一三年，而那样大众肯定会大惊失色。

这位诚实的有德行的才智很高的布拉奈斯神甫，每天在钟楼上过夜。他热衷占星术。白天，他计算星辰的会合和位置，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他观察它们在天空运行的情况。由于贫穷，他什么仪器也没有，除了一架硬纸做的长筒望远镜以外。他的毕生的精力都花在探索帝国的崩溃和改变世界面貌的革命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上，所以很自然他对于学习语言会抱着怎样轻蔑的态度了。“自从人家教给我在拉丁文里马叫 equus 以后，我对于一匹马又多懂得了些什么呢？”他这样教育法布利斯。

农民们把布拉奈斯神甫当作神通广大的魔法师，很怕他。而他正好利用自己经常呆在钟楼上所引起的这种恐惧，来防止他们偷盗。他的同行们，附近一带的那些本堂神甫，出于嫉妒他的威望，都恨他。台尔·唐戈侯爵只是瞧不起他，因为他太爱不合身分地大发议论。法布利斯崇拜他，有时整个晚上替他做很多位数的